

玫瑰花开

□刘小红

“快来，阳台的玫瑰开花了。”
早上刚睁开眼，就听到郭先生在阳台上开心呼喊的声音。每天早上起床，郭先生的头等大事便是浇花养草，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。那年情人节心血来潮，买来七株玫瑰老桩种下后，往阳台上跑的次数就更多了，看有没有生根，看有没有发芽，再后来就看有没有长高，有没有抽出花苞。这不，整整五个多月，终于在8月的一天早上，两个鼓鼓的小花苞悄悄地从枝叶之间冒了出来，嫩绿饱满，含苞待放——那里，可有郭先生几个月来深藏的期盼和愿望。

“是吗？”我应声跑到了阳台上。洒满阳光的阳台上，在一丛翠绿的枝叶间，有一枝红娇嫩，从包裹紧致的花苞里探出头来，宛如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羞答答地迎着阳光绽放。如懂事的孩童般，我们俩脑袋挤着脑袋，俯身细看每一片花瓣的颜色、形状，还有那挂着晶莹欲滴的露珠——在朝阳的映射下，玫瑰瓣儿泛着淡淡的柔光，幽香扑鼻，唯美而动人。

在希腊神话中，玫瑰花即美神的化身，花中融有爱神的鲜血，集爱和美于一身，挂着爱情的标签。“没有玫瑰就没有爱情”，玫瑰是真爱的象征，每一个热恋中的女人最想拥有的花。

想我们在两情相悦的日子里，几乎没有关于玫瑰的欣喜故事——那只是我的一个青春梦了，但到了儿子出生那年，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关于玫瑰的惊喜。

那是一个七夕节的下午，我正一边看护孩子，一边在厨房准备晚餐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忽然听到敲门声，转身去开门。房门打开那一刻，一束鲜艳的玫瑰花猝不及防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喜欢吗？”看我愣在原地没动，郭先生从花后面慢慢露出头来，笑盈盈地问道。

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我意外地问。

“你猜！”郭先生神秘地笑着。

“你捡来的？”正在做饭的我，满脑子担心锅里菜会不会糊锅，被他这么一问，大脑飞速运转，也没得出个所以然。

“怎么会是捡来的呢？”对这样的回答，他似乎有些意外。

“那你把咱楼下花坛里的花剪了？”想起前两天晚上散步经过花坛，

看到鲜艳盛开的满池玫瑰，我们两个曾经开过“借花献佛”的玩笑。

“什么呀！你咋一点都不浪漫呢？今天是啥日子你不知道吗？我下班在楼下碰到卖玫瑰的，专门给你买的。”郭先生似乎有点生气。

“真的？”这意外惊喜，让我受宠若惊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！”看着我不敢相信的样子，郭先生哭笑不得。

往后的岁月，那个场景和对话，便成了我不懂浪漫的铁证，每每聊起，都会让我们大笑不已。

那该是那几天里最称心如意的事情了，将玫瑰插于花瓶之中，置于客厅茶几上，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，那一个七夕节，满满都是浪漫温馨的幸福。

然而在之后的一周里，郭先生竟然过敏了，莫名其妙地全身瘙痒，抓挠不定。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去医院一检查，确诊为过敏，具体什么过敏却不能确定，医生要我们自己找。

这可犯了难。想到郭先生离家上班，皮肤就好转，回到家就加重，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家里。于是在那一周时间里，我把整个房间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，全都收拾了一遍，床单被罩，内外衣服，全部清洗晾晒，收效还是甚微，不见好转。

冷静之下，坐在沙发上，仔细回想这几天新添置的物品，无意看到茶几上依旧绽放的玫瑰花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，会不会是花粉过敏？

我起身将玫瑰花放到阳台上，关好阳台门，看看有没有转机。那一夜，郭先生的情况似乎比往常好很多——那肯定是花粉过敏了。

确定花粉过敏后，这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就一直放在阳台上了，直至它绽放所有的风采，郭先生也慢慢好了起来。从收到玫瑰开始，到郭先生康复，这样的惊喜和意外，让我翻箱倒柜，整整折腾了一周，不由感叹自己此生与玫瑰无缘了，谁说“没有玫瑰就没有爱情”，没有玫瑰其实也可以拥有爱情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如今，当玫瑰重新在阳台绽放，两人相依时，那段过往不也是浪漫而难忘的么？

“你自己亲手种的玫瑰花会不会过敏？”我还是有些担心。

“应该不会吧。”郭先生转头过来，四目相对时，不觉笑出声来。

钓鱼

□周江川

黄河入海口在东营。

我不知道我最喜欢、记忆中最美好的儿时回忆之地的具体位置，只记得他的名字——“东营孤岛103”。

打开儿时的大门，家门口正前方就是一片没有任何羁绊和遮挡、无忧无虑的“快乐海洋”，黄河大坝就在快乐的最前方，大坝的另一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边缘——黄河的入海口。只要到了星期天，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就会拉着我可爱的弟弟，带上两个窝窝头、两根棍子、一捆毛线、两个罐头瓶、一个“二锅头”酒瓶，向快乐的方向奔去。

黄河大堤和我家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马路，真的是“马”路，“马二院”里的马奔跑用的，父亲说那是部队的军马。每次看见一队队军马奔跑的时候，小心脏都会感觉“万千沸腾”。一路、一坝、一排平房，这就是我记忆中儿时快乐的园地。

马路的一侧有一条2米宽的水沟，水沟不深，沟里清澈见底。冬日，沟面会结厚冰，就成了我和弟弟的溜冰场；夏日，水沟里长满了芦苇，沟边可见鱼儿穿梭，虾儿欢腾。我和弟弟就会找一块沟边空地，把罐头瓶子用毛线拴好瓶口，瓶子里面放一点碾碎的“窝窝头”，绳子的另一头系在棍子上，制造成我们两个人的钓鱼工具。

儿时的夏天，我们两个一直都希望能够钓到大鱼，从来没有考虑过罐头瓶口那么小，大鱼能不能钻进去。我们知道这个水沟里有大鱼，它们藏在芦苇深处。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年代，是个小水沟都会有鱼，更何况这个水沟还不小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和弟弟见一个大叔用泥巴把水沟两边堵了一节。当他把堵好的一节里的水用盆子都舀干净后，盛况出现了：水沟底下犹如“千军万马”在翻腾，各种水生动物数不胜数，品种也是齐全耀眼。大叔抓了好几条大鱼，每条大鱼的长度如我身高，那年我5岁。

所以，能够钓上来一条大鱼，是我和弟弟儿时在一个夏季的愿望。当然，每次愿望都会被几条小鱼、小虾敲得碎碎的，不过，快乐却丝毫没有减少。拉出水面的罐头瓶里，每次出现活的生物时，我和弟弟都会欢呼雀跃，然后把小鱼、小虾放进“二锅头”酒瓶里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为什么放进“二锅头”酒瓶里的小鱼、小虾活不了几天。它们的“早逝”不是因为缺少“关爱”，而是缺少氧气。

东营在山东半岛，我本想等我退休了，去寻找一下我儿时的乐土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知道那方乐土会变得面目全非，但是，无论怎么变，那里的小鱼、小虾都会在那等着我。



请您关注天气预报

市区天气：今天、明天晴到多云。今天气温：6-18℃。明天气温：9-20℃。市区风力：今天西南风4-5级。明天偏北风4-5级，明天傍晚转东南风4-5级。今天蓝天指数为二级，天色淡蓝。今天森林火险指数为四级，容易引起森林火灾，林区严格控制野外用火。

舟山市气象台2023年11月18日21时发布